

Yuhang Xu\* and Qiuping Hong

# 漳州方言多功能词“共”“合”的历时分布与演变

## The Distribution and Evolution of the Multifunctional Words Gong(共) and He(合) in Zhangzhou Dialect

<https://doi.org/10.1515/glochi-2023-0037>

Received December 3, 2023; accepted February 16, 2024

**提要:** 本文考察新近整理、刊行的三本17世纪“西班牙语-闽南语”文献, 辅以19世纪罗马字语料和21世纪共时调查结果, 以相互间隔两百年的三个连续时间段描写、比较多功能词“共”“合”在漳州方言的用法, 从历时角度探讨其语法功能叠置特征和竞争演变状态。研究表明, 类同于音韵层次叠置现象, 漳州方言多功能词“共”“合”因功能叠置而在历时上发生竞争, 从功能叠置走向功能互补, 演变特点差异显著。“共”“合”在漳州方言中的分布与演变可为两者在其他地区闽南方言中的关系提供参考, 亦为历史层次分析理论作用于语法领域提供实例论证。

**关键词:** 漳州方言; 多功能词“共”“合”; 历时演变; 语法层次叠置

**Abstract:**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ree 17th-century “Spanish-Hokkien” documents that were recently collated and published, supplemented by 19th-century Romanized dialect records and 21st-century fieldwork data, describes the multifunctional function words Gong(共) and He(合) of Zhangzhou dialect, and discusses their strata characteristics and competitive evolution from a diachronic perspective. It concludes that similar to the phonological strata phenomenon, “Gong” and “He” compete diachronically and have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evolution trends due to the overlapping of semantics and functions. The distribution and evolution of “Gong” and “He” in Zhangzhou dialect provide references for other Southern Min dialects and also provide examples for the historical stratum analysis in the field of grammar.

\*Corresponding author: Yuhang Xu,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Faculty of Art and Humanities, University of Macau, Taipa, Macao, E-mail: yuhangxu@um.edu.mo

Qiuping Hong,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Faculty of Art and Humanities, University of Macau, Taipa, Macao

**Keywords:** Zhangzhou dialect; multifunctional words: Gong(共) and He(合); diachronic evolution; grammatical strata

## 1 引言

闽方言系统中多功能词“共”“合”的功能分布与彼此关系素为学界所关注,本文以新近整理刊行的17世纪“西班牙语-闽南语”文献 *Dictionario Hispánico Sinicum* (《西班牙-华语辞典》)、*Arte de la Lengua Chio Chiu* (《漳州话语法》) 和 *Philippine Chinese Manuscripts in the Herzog August Library* (《奥古斯特公爵图书馆菲律宾唐人手稿》) 为研究材料,结合19世纪罗马字文献 *A Dictionary of the Hok-k'een dialect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福建方言字典》)、*A Vocabulary of the Hok-k'een Dialect as Spoken in the County of Tshěang-tshew to which is Prefixed a Treatise on the Hok-keñ Tones* (《福建漳州方言词汇》) 和 *Chinese-English Dictionary of the Vernacular or Spoken Language of Amoy, with the Principal Variations of the Chang-chew and Chin-chew Dialects* (《厦英大辞典》) 中的漳州方言语料和现代漳州方言材料,考察漳州方言多功能词“共”“合”在17、19与21世纪三个时段的功能分布及其演变。

### 1.1 研究背景

关于“共”“合”在闽南方言中的功能分布,已有文献从共时或历时的角度进行研究,如 Liu and Peyraube (1994) 以汉语史材料构建了“共”的语法化历程,杨秀芳 (1991) 指出在台湾闽南方言中,“共[kɑ<sup>7</sup>]”作介词引出受事者,“合[kap<sup>4</sup>]”引出与事者,并用作连词。郑索、曹逢甫 (1995) 考证了台湾闽南方言“共[kɑ<sup>7</sup>]”具有标记目标、来源、受益者和受事的用法。庄初升 (1998) 从共时角度指出,福建平和方言介词“共”引入动作行为对象、受事者;介词“合”表示协同,标记与动作有关的对方、表示与某事物有无联系并引进比较对象。Chappell (2000/2011) 以 *Doctrina Christiana* (《基督教教义》1607) 和 *Arte de la lengua Chio Chiu* (《漳州话语法》1620) 为主要语料,研究17世纪初闽南方言“共[kɑ<sup>6</sup>]”的用法,比较21世纪台湾、福州、莆田、厦门、东山、潮阳、遂溪、海南的闽方言,得出17世纪闽南方言“共”可作伴随、目标、来源和受惠者标志的结论,并认为“共”作受事标记还未出现,17世纪受事标记由“将”承担。连金发 (2002) 以明刊《荔镜记》(1566) 为研究材料,分析“共[kɑ<sup>7</sup>]”“甲[kɑ<sup>6</sup>]”的语义角色、用法及其在现代闽南方言中的传承与创新。该文指出,《荔镜记》中“共”可作介词标记目标、来源、受益者和受事,也作伴随标记,同时用作连词。“共”作连词对所接名词短语没有语义限制,而作处置介词时,所接宾语须具指人特征,其他类型宾语则由典型受事标记“将[tsiŋ<sup>1</sup>]”承担。论文也提出,动词“甲”在《荔镜记》中表示“命令、告诉、导致”,有少数作介词标记来源的例子,也在处置结构中标记受事。而在现代漳州、厦门和揭阳地区,《荔镜记》“共”作

伴随标记的用法已让位给“甲”，泉州则让位给[kiau<sup>1</sup>]或[chham<sup>1</sup>]。连金发(2015)进一步以16世纪以来不同版本的《荔镜记》(嘉靖、万历、顺治、光绪)、*Doctrina Christiana*(《基督教教义》1607)和*Arte de la lengua Chio Chiu*(《漳州话语法》1620)为材料，指出“共[kan<sup>7</sup>]”出现于协同、单边和对等连接三种构式，而在现代台湾闽南方言中，“共[kan<sup>7</sup>]”作为早期“共[kan<sup>7</sup>]”的后裔只用于单边构式，协同和对等连接构式让位给“合”“掺”“含”和“交”等；泉州、雷州和海南闽南方言中“共”的协同、对等连接构式则仍有保留。蔡国妹(2014)介绍莆仙方言“合”的用法，指出“共”在《荔镜记》(1566)中承担并列、伴随、受益和处置四种语义角色，今闽南方言中主要表示后两者，前两种角色由“合”承担。她认为上述“合”对“共”部分语义的替代是语言更新的结果，目的是弥补“共”因过度语法化而造成的语义虚化，使其原先的表意更加准确。陈伟蓉、吴福祥(2019)从共时角度出发，梳理了现今六种闽南方言多功能词“共”和“合”的读音和用法，认为闽南方言的“共”与“合”有各自的来源和演变路线，“共”的来源可追溯到先秦汉语表共同义的动词“共”，其在闽南方言中的音变路径多为[kan]>[ka]，“合”则为[kap]>[kaʔ]，且二者的用法也各有侧重。该文提出“共”和“合”并非简单的词汇替换关系，而是由于竞争关系，“共”失去部分功能，“合”功能扩展受到制约。

由上述研究可知，“共”“合”在不同地区的闽南方言中功能多寡具有差异。同时，“共”“合”的功能具有历时演变的特征。而“共”“合”到底是“词汇替换”的结果，还是各有来源，彼此叠置，学界尚有争议。同时，前贤以17世纪漳州方言文献比较后世的地区的闽南方言，将闽南方言视为同质性方言，未规避内部差异较大的闽方言系统可能形成的区域差别。基于此，如以具有同质性文献(即描写同一区域方言文献)作为考察对象，则能更准确分析“共”“合”功能与分布的历时发展。

## 1.2 文献性质

本文考察的历时文献正是具有同质性的文本，时间上涵盖17世纪与19世纪两个时代，文献所描写的基础方言皆为漳州方言。17世纪文献包括《西班牙-华语辞典》(*Dictionario Hispánico Sinicum*, 1626–1642, 下称《辞典》)、《漳州话语法》(*Arte de la Lengua Chio Chiu*, 1620, 下称《语法》)和《奥古斯特公爵图书馆菲律宾唐人手稿》(*Philippine Chinese Manuscripts in the Herzog August Library*, 1605–1610, 下称《手稿》)。三本文献由台湾清华大学历史语言研究所李毓中教授、“中研院”台湾史研究所陈宗仁教授以及西班牙 Manel Ollé、José Luis Caño Ortigosa 等教授经调查、整理，前两者收录在“闽南—西班牙历史文献丛刊一”，于2018年出版，后者收于“丛刊二”，于2020年出版。《辞典》原藏于菲律宾圣多玛斯大学，是西班牙多明我会传教士与马尼拉闽南人合作编写之手稿，全书共1102页，收录两万七千多词条，成书时间未明。刘莉美(2020)根据书中西班牙语古语法的使用年代，推测传教士 P. Alberto Collares 自1633年到达马尼拉开始从事传教工作后，以前辈学习闽南语的笔记为基础，加上当地闽南人的协助，总结汇编成《辞典》。书中有词条“鸡

笼淡水”<sup>1</sup> (P991), 西文释义为“西班牙人现所在的福尔摩沙岛”, 可推测成书时间为西班牙占领台湾, 即 1626–1642 年期间。《辞典》按西班牙语字母顺序排列, 以漳州话词汇为主体, 加上西班牙语解释、漳州话和官话, 是一份不完整的“西班牙语-汉字-漳州话-官话”三语辞典, 词条内容涵盖日常用语、亲属称谓、宗教名称、航行用语等, 也收录少数菲律宾本地塔加洛语和通行于墨西哥的西语词。<sup>2</sup>《语法》现存四个版本, 分别来自大英图书馆、西班牙巴塞罗那大学、英国格拉斯哥大学和 Theophilus S. Bayer (1694–1738) 所编 *Museum Sinicum* 中收录的刊本, 后两种由拉丁文记载。本文采用西班牙巴塞罗那大学所藏版本, 为上述四版中内容最完整的版本。

《语法》是“西班牙语-漳州话”双语词典, 其编写体例为“漳州话-汉字-西班牙语”。全书经三次装订, 共 118 页, 有文字记录的 66 页。除前言外, 分九个章节, 介绍漳州话的声调、人称代词、动词、副词、连词、否定句、问句等, 另附数字一至一万以及各种量词, 最后是关于年月的说法。该书的作者及成书时间不详。书第 85 页出现“万历四十八年”(1620) 字样, 学者韩可龙 (Henning Klöter) 推测成书时间大约为 1620 年底或 1621 年初。<sup>3</sup>《手稿》原藏于德国奥古斯特公爵图书馆, 全书分为四部分: 第一为“书信类”, 共四封, 书写者是定居在菲律宾马尼拉、宿雾、屋党及大港的唐人; 第二为“话簿类”, 包含一部分账册和《佛郎机化人话簿》, 语言材料涉及“闽-西”词汇、会话及杂文; 第三为“数簿类”, 包括账册《利数簿》《数簿大吉利市》《公簿》等; 第四为附录。其中《佛郎机化人话簿》是闽南人学习西班牙语的手稿, 记录超过 3000 词条, 百余个句子, 前半部分是专有名词, 列地理门、时令门、人物门等十一个门类。后半部分是词句翻译, 编写体例借鉴明代《华夷译语》, 先是汉字, 后以汉字闽南音来记载西班牙语, 内容以日常用语为主, 生动展现马尼拉闽南人的日常生活景象。<sup>4</sup>《手稿》全文均为手写体汉字, 闽南方言字与各种俗字并存, 部分手写体还难以辨认, 释读难度较大, 因而目前学界鲜见以此书所描写语言现象为研究对象。

关于《语法》和《辞典》的基础方言, 洪惟仁 (2014) 以地理语言学的方法, 论证两部文献的基础音系为漳州闽南方言。郭必之 (2018) 则以历史比较法论证文献中所记录的方言“和现代漳州话有非常密切的发生学关系”。《手稿》全篇由汉字撰写, 无法从音韵角度推测其属于闽南方言的哪个分支。但从 16、17 世纪旅居吕宋华人的族群分布情况可以推测出《手稿》所记录的也是漳州方言。福建巡抚许孚远在万历二十二年 (1594) 曾上疏: “我民贩吕宋中多无赖之徒, 因而流落彼地, 不下万人。番酋筑盖铺舍, 聚扎一街, 名为涧内, 受彼节制, 已非一日。”这说明当时吕宋华人聚居在一个叫“涧内”的地方, 与《手稿》所载词条“涧内”(《手稿》P109/P147) 相呼应。许孚远的另一道《疏通海禁疏》又云: “东西二洋商人有因风涛不齐, 压冬未回者, 其在吕宋尤多。漳人以彼为市, 父兄久住, 子弟往返, 见留吕宋者盖

1 “鸡笼”即台湾基隆旧名, 原住民为平埔族凯达格兰人, “格兰”的谐音类似闽南方言“鸡笼”, 因此得名。《东西洋考》(1617年) 曾多次出现以“鸡笼”命名的街道港口。光绪元年 (1875年) 改为基隆, 寓意“基地昌隆”。“淡水”早前曾指称北部台湾, 是东南亚海路的中转站, 西班牙进入台湾的起点。

2 参 Lee et al., 2018a。

3 参 Lee et al., 2018b, Li, 2019 等。

4 参 Lee et al., 2019 & 2020, Lien et al., 2020 等。

不下数千人。”由此说明当时留居在吕宋的漳州人居多,占“不下万人”的大多数。而崇祯年间《海澄县志·卷十四》则载:“万历三十年(1602),华人在吕宋者为吕宋王所杀,计捐二万五千人。为澄产者十之八。”可见当时漳州(海澄)人占在吕宋华人的大多数。再者,多明我会传教士迪亚兹(Francisco Diaz)1640年在《汉西字典》(*Vocabulario de letra China con la Explicacion Castellana*)中给“漳”字的释文“叫漳州的城市,是马尼拉的Sangley们的地方”。说明当时西班牙人眼中“Sangley(生意人)”都是来自叫“漳”的地方。<sup>5</sup>综上所述,虽不能从文本直接甄别出《手稿》的语言归属,但可从侧面推测出其记录的主要是16、17世纪菲律宾马尼拉的漳州方言。

本文涉及的19世纪漳州方言语料主要源自三本“英语-闽南语”文献,分别是 *A Dictionary of the Hok-këen dialect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福建方言字典》,下称《字典》)、*A Vocabulary of the Hok-këen Dialect as Spoken in the County of Tshëang-tshew to which is Prefixed a Treatise on the Hok-keën Tones* (《福建漳州方言词汇》,下称《词汇》)和 *Chinese-English Dictionary of the Vernacular or Spoken Language of Amoy, with the Principal Variations of the Chang-chew and Chin-chew Dialects* (《厦英大辞典》,下称《厦英》)。《字典》是英国伦敦会传教士麦都思(Walter Henry Medhurst)在1832年编纂的反映漳州(漳浦)音的字典。全书共860页,分序言、正文和索引三部分,材料多以谢秀岚《汇集雅俗通十五音》为基础。《字典》是不完整的“英语-漳州话-官话”三语词典,其编写体例为“漳州话-汉字-英文解释”,但在词例释义时,有时会加上官话,且书中用例大多来自古文经典。<sup>6</sup>《词汇》由同为英国伦敦会传教士的戴尔(Samuel Dyer)于1838年撰写,记录了19世纪马来西亚槟城和马六甲地区的漳州方言词汇。全书共152页,包括前言、正文和索引。前言包括对福建方言的介绍和声调描写,全书无汉字,正文记录两千多个词和短语,体例为“漳州话-英文解释”。<sup>7</sup>《厦英》编写于1873年,作者是英国长老会传教士杜嘉德(Carstairs Douglas)。他于1855年到厦门传教并定居,曾到漳州、泉州、台湾等地布道,能辨别各地的语音差异。《厦英》以厦门腔为主,辅以漳州、泉州、台湾、永春等地的腔调及用法。书前言关于缩写和特殊标记的介绍中提到,(C.)代表漳州,(A.)代表厦门,(Cn.)代表泉州,如无标记则代表区域内用法相同。全书共612页,由前言、介绍、正文和附录组成,收录约四万个词条,包含大量例句。《厦英》同样没有标注汉字,其编写体例为“厦门(漳州/泉州)话-英文解释”。<sup>8</sup>

由上述可知,本文所考察的17、19世纪文献,均为以漳州方言为基础方言的同质性文献。以同质性的文献作为比较对象,可更清晰了解现象历时演变的脉络,规避不同方言的区域差异参数对历时演变现象的干扰。本文期许借同质性文献的描写,精确考察漳州方言多功能词“共”“合”的历时演变。同时,将19世纪的同质性文献加入比较序列,可更细致划分历时阶段,对“共”“合”各项功能的演变做出更清晰的时代划分。

5 参周振鹤(2017)。

6 参Medhurst(1832)。

7 参Dyer(1838)。

8 参Douglas(1873)。

## 2 漳州方言多功能词“共”“合”的功能分布

### 2.1 17世纪漳州方言的“共”与“合”

“共”读为[kan<sup>6</sup>],<sup>9</sup>《辞典》《语法》均标记为罗马字càng, 在17世纪漳州方言文献中有丰富的记录, 展现多功能特征, 具有动词、副词、介词和连词<sup>10</sup>用法, 其中《语法》记录13条, 《辞典》记录9条, 《手稿》记录49条, 举例如下:

- (1) 动词/聚合: 相共 *juntarse; estar conformes* (释义: 聚在一起《辞典》P571)
- (2) 副词/一起: 孝仔字拜, 母弟妹共收目 (释义: 学子留信, 母亲和弟、妹一起看《手稿》P3)
- (3) 连词/并列: 又有小包一包付六仔小弟, 为棘[贲]礼共昏笔钱 (释义: 又有一包小包的给六仔小弟, 作为礼金和纸笔钱《手稿》P2)<sup>11</sup>
- (4) 介词/伴随: 我不共你相争 (释义: 我不跟你争辩《手稿》P147)
- (5) 介词/等比:<sup>12</sup> 汝共我并大 *tu y yo somos igualmente grade* (释义: 你我一样大《语法》P44)
- (6) 介词/目标: 肺腑共汝咀 *verdaderamente; digalo con toda verdad* (释义: 如实对你说《辞典》P1045)
- (7) 介词/来源: 汝共我借一个钱 *a tu dame que me presten un tostón* (释义: 你向我借一块钱《语法》P46)
- (8) 介词/受益: 汝共我煮饭 *tu ayudarme a coser morris guitar* (释义: 你帮我煮饭《语法》P45)

“合”读为[ka<sup>7</sup>], 在《语法》中标记为 cãh,<sup>13</sup> 在《辞典》中标记为 cãh。在17世纪漳州方言也具有动词、副词、介词和连词的用法。在文献中, 用作介词和连词的

9 本文为各本语料做了音系整理, 读音来自罗马拼音与国际音标的转写, 下同。

10 句子中用在两个名词性成分间的词有介词、连词两种可能。连词、介词间的差异与边界在学界尚有争议(如吴福祥(2003)、江蓝生(2012)、杨萌萌、胡建华(2017)等), 较为统一的观点用于为宾语位置名词成分间, 且不可插入其他成分的词, 方为真正意义上的连词, 因此本文所选取的句中连词语料皆用于宾语位置名词间, 特此说明, 下同。同时, 须说明, 部分语料中“共”“合”用作连词时仅有配合外文释义相当于and的词汇形式, 或仅有相当于A and B的词组形式, 这种连词并非置于句子中, 无法作主语、宾语判别。

11 语料“棘礼”应为错字讹误, 依句义将其更正为“贲礼”, 释义为“礼金”。“棘”与“贲”音近, “贲礼”义为“送礼”, 与句义相符。

12 等比介词与伴随介词皆表示关涉对象的“协同”特征, 故而诸多著述将其列为一类, 出于表格工整简洁, 本文亦在下文表格中将等比介词归入伴随介词, 特此说明。

13 在《语法》中, “甲”记为[ka<sup>7</sup>], 本文保留书中原记录。然从古至今, “甲”只作入声不作去声。在与之同期的《辞典》中, 所有的“甲”都标注为入声。加上《语法》中有一例“共”错标为入声的例子, 有理由相信《语法》中“甲”标为去声为错写。

“合”常被写为俗字“甲”。在《语法》中记为“甲”，用例共4条，在《辞典》《手稿》中记为“合”和“甲”，例子分别有15条与9条，举例如下：

- (9) 动词/聚合：合本 *poner dinero en compañía* (释义：合股经营《辞典》P786)
- (10) 副词/一起：合卖 *vender por junto* (释义：一起卖《辞典》P1039)
- (11) 连词/并列：僚氏甲人 *dios con el hombre* (释义：上帝和人《语法》P28)
- (12) 介词/伴随：甲我佳己 *conmigo mismo* (释义：和我自己《语法》P32)
- (13) 介词/目标：合人好 *reconciliar* (释义：(与)人和解《辞典》P854)

## 2.2 19世纪漳州方言的“共”与“合”

“共”在19世纪漳州方言文献中有丰富的记录，读音记录同于17世纪，为[kan<sup>6</sup>]，《字典》记为 kāng/kēung (下去)，《厦英》记为 k̄a/kāng/kiōng (下去)。其中《字典》记录6条，《厦英》有21条，具有动词、副词、形容词和介词用法，举例如下：

- (14) 动词/聚合：相共 *associated together; and assisting one another* (释义：关联在一起，相互帮助《字典》P306)
- (15) 动词/欺负：共依 *to annoy, molest, or injure people* (释义：欺负人《厦英》P196)
- (16) 副词/一起：共用 *to use in common* (释义：一起用《字典》P306)
- (17) 形容词/相同：无共 *not alike; quite different* (释义：不一样《厦英》P196)
- (18) 介词/目标：共伊讲 *tell him* (释义：对他说《厦英》P188)
- (19) 介词/来源：共伊提 *take or receive from him* (释义：从他那里拿《厦英》P188)
- (20) 介词/受益：共伊盖被 *give him a coverlet to sleep under* (释义：给他盖被子《厦英》P188)
- (21) 介词/受事：共依拍歹 *to spoil another's property, or let it be spoiled in our hands* (释义：破坏别人(的财产)《厦英》P188)

“合”在19世纪漳州方言也具有动词、副词、介词和连词的用法，《词汇》记为 kap (上入)，《字典》记为 kap (上入)，《厦英》记为 kah<sup>7</sup>/kap<sup>7</sup>，罗马拼音转国际音标为 [ka<sup>7</sup>]和[kap<sup>7</sup>]。“合”在《词汇》记为“甲”，用例2条，在《字典》《厦英》中记为“合”，例子分别有3条和41条，举例如下：

- (22) 动词/聚合：相合 *together* (释义：一起《厦英》P196)

- (23) 副词/一起: 合趁 to gain cent, per cent (释义: 一起赚《厦英》P120)
- (24) 连词/并列: 合 a very small measure; and, together with (释义: “和”《字典》P308)
- (25) 介词/伴随: 合伊相合去 to go along with him (释义: 和他一起去《厦英》P196)
- (26) 介词/目标: 合伊讲 speak with him (释义: 对他说《厦英》P196)

### 2.3 21世纪漳州方言的“共”与“合”

“共”在21世纪漳州方言中读[ka<sup>6</sup>]和[kan<sup>6</sup>], 具有动词、形容词和介词用法, 举例如下:

- (27) 动词/欺负: 伊真爱共团仔 (释义: 他很喜欢欺负小孩)
- (28) 形容词/相同: 两个共社 (释义: 他俩同村)
- (29) 介词/目标: 我有话共汝讲 (释义: 我有话对你说)
- (30) 介词/来源: 我想要共汝借几本册 (释义: 我想向你借几本书)
- (31) 介词/受益: 保姆专工共依做功课 (释义: 保姆专门给人做家务活)
- (32) 介词/受事: 伊共车卖去啊 (释义: 他把车卖了)

“合”在21世纪漳州方言中读[ka<sup>7</sup>], 具有动词、连词和介词用法, 举例如下:

- (33) 动词/与...在一起: 我怀合汝 (释义: 我不跟你一起)
- (34) 动词/照看: 妈妈合两个团仔 (释义: 妈妈照看两个孩子)
- (35) 连词/并列: 阿姨互我苹果合饼干 (释义: 阿姨给我苹果和饼干)
- (36) 介词/伴随: 我下个月要合伊去厦门开会 (释义: 我下个月要和他去厦门开会)
- (37) 介词/等比: 汝合阮后生并大 (释义: 你跟我儿子一样大)

## 3 漳州方言“共”“合”的历时演变

由上文三个时代语料的展示可知, “共”“合”在17世纪漳州方言已展现多功能特征, 皆具有“聚合”义动词等相关实词用法, 并有由此语法化而来表“一起”义的副词/形



容词、并列连词及多种介词用法。“共”与“合”在19世纪文献中的功能有别于17世纪文献，比较21世纪的漳州方言，其功能又发生了变更。总体而言，多功能词“共”与“合”在三个时代的漳州方言中功能此消彼长，具有历时演变特征，以下分析两词具体的演变态势。

### 3.1 漳州方言“共”的历时演变

在19世纪的文献记录中，漳州方言“共”延续了动词、副词用法，并用作引入目标、来源、受益介词，与17世纪存在共性。而“共”在17世纪漳州方言文献中的伴随介词、并列连词用法则不见于19世纪文献。“共”在今天的漳州方言中也不能用作伴随介词与并列连词，可见“共”的伴随介词、并列连词用法在早于19世纪已然消失，因此不见于19世纪文献。不同于上述的“从有到无”，在19世纪文献中，“共”还可引入受事对象，用作处置介词，如例(21)。

“共”在19世纪作处置介词的用法不见于17世纪文献，从逻辑上讲，可能是17世纪漳州方言“共”不引入受事宾语，也可能是当时的文献没有记录这一处置介词用法。我们认为，17世纪漳州方言“共”不作处置介词的可能性大于文献的疏漏。首先，17世纪文献虽没有记录漳州方言“共”作处置介词的用法，但却有8条“将”用作处置介词的记录，如：

- (38) 你前有欠我个，今我欠你个，将许个乞你除去(释义：你之前欠我的，我今天欠你的，把那个给你抵消《手稿》P66)
- (39) 用遍地锦六七丛，洗净，鸡一个，将前口入圭腹内，烧酒一盏朕，空心服好(释义：用六七丛天胡荽，洗干净，一只鸡，把天胡荽放到鸡肚子里，用一壶烧酒隔水煮，空腹吃《手稿》P145)

其次，在16世纪其他闽南方言文献中，如明刊泉腔戏文《荔镜记》(1566)、《满天春》(1604)，“共”同样有诸多用作标记目标、来源、受益介词的例子，但标记受事的处置介词用法用例稀少，如《荔镜记》仅有2例，《满天春》仅有5例。<sup>14</sup>这说明当时泉州方言“共”标记受事的功能还处于萌芽阶段，不甚成熟。与此同期的处置式由“力”和“将”承担，如《荔镜记》中有“力恁镜打破除(把你的镜子打破)”“力绣球挨着吕蒙正(把绣球丢给吕蒙正)”“将镜打破(把镜子打破)”“将荔枝挨落乞伊(把荔枝扔给他)”等，其中“力”字句78个，“将”字句36个。从例句数量的对比亦可见，泉州方言“共”标记受事宾语用法在17世纪仅处于萌芽状态，而“力”“将”的用法更成熟。

再者，陈泽平(2006)通过对19世纪传教士文献的调查发现，当时的福州话只有从官话模仿来的“将”字句，没有用“共”作介词的处置句。他认为福州话“共”作处置介词是20世纪上半叶发展出的新功能。

14 参Loon(2003)。

从本方言处置介词的文献记录、同谱系其他方言处置介词的发展情况可推断,17世纪漳州方言文献中“共”没有处置介词记录,一是17世纪漳州方言“共”尚未发展出处置介词用法,之后随着历时演变或受到其他方言如泉州方言的影响,才有了处置介词用法,并在19世纪文献中呈现;二是17世纪“共”作处置介词的用法正处于萌芽阶段,不成熟,没有被17世纪文献所收录,到了19世纪才记录在册,并不断发展,在今天的漳州方言中发扬光大,成为常见用法。因此,比较17世纪与19世纪文献可知,类同泉州方言与福州方言,漳州方言“共”也在历时中发展出了处置介词用法。Chappell (2000) 也留意到漳州方言多功能词在“共”17世纪不具处置介词用法的特征,我们通过17、19、21世纪三个连续时间段历时文献的比较,可将“共”用作处置介词的年代推至19世纪前。同时,漳州方言“共”处置介词用法的出现时代,也早于陈泽平 (2006) 所推断的福州方言 (20世纪上半叶)。

### 3.2 漳州方言“合”的历时演变

漳州方言多功能词“合”在19世纪仍延续17世纪“聚合”义动词、副词用法,也用作连词,并用作介词标记目标和伴随者。到了21世纪,漳州方言“合”标记目标的用法都已消失。可见,漳州方言“合”的介词功能在历时演变中呈现递减趋势。在19世纪文献中,用作目标介词的“合”与“共”经常共现,意义一致,用法可互换,如“对他说”在语料中有两种记录:

(40) 共伊讲 tell him (《厦英》P188)

(41) 合伊讲 speak with him (《厦英》P196)

19世纪文献的这种“合”“共”皆可用作目标介词的现象,经百年间历时竞争,在21世纪的漳州方言中已分出胜负,形成今天漳州方言目标介词仅用“共”,不用“合”的局面。

## 4 漳州方言“共”“合”的演变特征及相关问题

### 4.1 漳州方言多功能词“共”“合”的演变特征

综合上文研究,漳州方言“共”与“合”都具有动词、介词与连词用法,两者在语法功能上部分叠置,且具有历时演变特征。“共”“合”语法功能的历时演变如表1所示:

由表1可见,自17世纪以来,漳州方言多功能词“共”“合”语法功能的分布与演变各有路径。第一,就整体演变趋势而言,漳州方言“共”“合”的语法功能皆具有递减趋势。两者的功能表现皆以17世纪最多,之后递减,其中“共”的功能从17世纪开始递减,到19世纪基本稳定,19世纪与今天功能一致。“共”在19世纪以后开始用作处置介词在整体演变趋势中则为罕见逆流。

表: 17-21世纪漳州话“共”与“合”的多功能用法与《荔镜记》的“将/力/共”

词性	语义	16C	16C	17C	17C	19C	19C	21C	21C
		荔	荔	语/辞/手 13/9/49 kaŋ <sup>6</sup>	语/辞/手 4/15/9 ka? <sup>7</sup>	字/厦 6/21 kaŋ <sup>6</sup>	字/厦 3/41 kap <sup>7</sup>	作者 ka <sup>6</sup>	作者 ka? <sup>7</sup>
		将/力	共	共	合/甲	共	合/甲	共	合
形容词	same {相同}					+		+	
副词	together {一起}			+	+	+	+		
	collect {聚合}			+	+	+	+	+	
动词	stay together {共处}								+
	take care {照看}								+
连词	and {并列}		?	+	+		+		+
	with {伴随/等比}		?	+/+	+		+		+/+
	to {目标}		+	+	+		+	+	
介词	from {来源}		+	+		+		+	
	for {受益}		+	+		+		+	
	take {受事}	78/36	2			+		+	

说明: (i) 空白表示文献没有用例。 (ii) 19世纪与21世纪的“共”作动词, 还表示{欺负}。

第二, 以功能倾向角度观察, “共”倾向作用于“单边非互惠结构”, 其标记目标、来源、受益者的介词用法自17世纪以来一直存在; “合”则倾向作用于“双边互惠结构”, 其伴随介词、并列连词功能自17世纪以来都非常稳固, 用于“单边非互惠结构”的目标介词用法则随时间推移逐渐式微。<sup>15</sup>

第三, 从语法功能演变的年代与次序角度看, 不同语法功能产生或消亡的时间顺序有别。漳州方言“共”的处置介词用法产生时间不迟于19世纪, 早于陈泽平(2006)所述福州方言“共”处置介词产生的时间。其伴随介词、并列连词用法则在19世纪已然消失, 今天的漳州方言中“共”同样不能用作伴随介词与并列连词。“合”的目标介词用法同样不见于今天漳州方言。

漳州方言多功能词“共”“合”演变脉络的清晰展现, 得益于17、19、21世纪三个连续时间段历时文献与共时材料的比较。较之前贤仅以17世纪历时文献比较今天的共时方言, 加入19世纪文献比较, 让“共”“合”功能消长的次序更为明确, 时间更为具体。同时, 我们选取的历时文献皆为漳州地区闽南方言文献, 文献的同质性规避了闽南方言内部差异引起的多功能词地域区别, 让历时演变线索更为直观有效。

## 4.2 “共”“合”历时演变的启示

如上文所述, 闽南方言“共”“合”的关系与演变, 学界存在争议, 如连金发(2002/2015)认为闽南方言中“共”和“合”是词汇替换关系, “合”替换了“共”的用法。蔡国妹

<sup>15</sup> “单边非互惠结构”“双边互惠结构”的定义参连金发(2015)。

表2: 17-21世纪漳州话“共”与“合”的虚词功能用法

介词-连词	17C	19C	21C
{并列}	共/合	合	合
{伴随}	共/合	合	合
{目标}	共/合	共/合	共
{来源}	共	共	共
{受益}	共	共	共
{受事}	将/力	共	共

从今天漳州话来看,“共”与“合”在介词(连词)功能上形成互补。其在历史上呈现叠置关系的涉及{并列}{伴随}{目标}。从中可以发现,第一,{并列}与{伴随}事实上经常连结出现,因此演变趋势是相同的,叠置的时段与替代的时段都相同。第二,“共”产生了{来源}{受益}{受事},“合”始终没有这种用法。

(2014)认为“合”对“共”部分语义的替代是语言更新的结果,目的是弥补“共”因过度语法化而造成的语义虚化,使其原先的表意更加准确。陈伟蓉、吴福祥(2019)则认为闽南方言的“共”与“合”是独立的虚词,有各自的来源和演变路线,“共”和“合”并非简单的词汇替换关系,受竞争影响,“共”失去部分功能,“合”的功能扩展受制约。

本文对漳州方言多功能词“共”“合”从17世纪到今天的历时演变考察可为上述讨论提供更为直接的语料证据。首先,至少在17世纪,漳州方言中“共”与“合”已经是两个完全独立的多功能词,彼此已完成由动词向介-连词发展的语法化演变,在功能分布上具有差异,因此很难说是“共”“替换”或“更新”了“合”,还是“合”“替换”或“更新”了“共”。在漳州方言中,“共”与“合”关系的纠葛,实则由于两者分别都在早于17世纪的年代发生了语法化演变,进而形成功能一致的并列连词及表伴随、目标对象的介词用法使然。两者都遵循动词演化为介-连词的语法化路径,此类语法化路径已见于共时和历时的多种汉语方言,<sup>16</sup>因此也没有“过度语法化”。再则,从历时演变趋势可清晰见到,“共”“合”整体上皆为呈现递减趋势,因此“合”的功能在漳州方言中也并没有历时的“拓展”。

“共”与“合”经语法化演变形成的部分功能在漳州方言中形成从叠置到互补<sup>17</sup>的变化,是闽南方言层次复杂的语法表现。类同于音韵系统上的文白异读层次叠置,语法功能叠置亦有悖语言经济性,叠置的功能易于发生竞争,从而发生历时演变,形成不同的发展脉络。因此,就虚词功能而言,从17世纪到19世纪期间,“共”丢失了作并列连词、伴随介词功能。到了21世纪,“合”只用于“双边互惠结构”作并列连词和伴随介词,“共”只用于“单边非互惠结构”标记目标和来源。“共”“合”的虚词功能用法从17世纪的语法功能叠置走向21世纪的语法功能互补。如下表所示

<sup>16</sup> 参 Liu and Peyraube (1994), 江蓝生 (2012) 等。

<sup>17</sup> 叠置指A与B两个词在同一个时段具有相同的功能。“互补”有两种理解:一是“同种功能的有无互补”,即A与B在同一个时段内,A具有某种功能,B没有此种功能;二是“同类大功能之下不同子功能的分布互补”,即某个大的上位功能范畴包括甲乙两种功能,并且A与B在同一个时段内,A具有甲种功能,B具有乙种功能。根据本文研究,“共”与“合”只在介词(连词)功能上产生从叠置到互补的变化。

表3: 17-21世纪漳州话“共”与“合”的实词功能用法

		17C	19C	21C
动词	{聚合}	共/合	共/合	共
	{共处}			合
	{照看}			合
	{欺负}		共	共
副词	{一起}	共/合	共/合	
形容词	{相同}		共	共

由上表可知,在动词层面,17世纪“共”“合”在“聚合”义方面存在功能叠置,在21世纪存在功能互补;在副词层面,“共”“合”只有叠置,没有互补;在形容词层面,二者不存在叠置及互补。

漳州方言“共”与“合”的虚词功能由叠置走向互补的历时演变线索可为其他闽南方言“共”“合”间的关系提供参考。“共”“合”在其他区域闽南方言中错综复杂的关系,概为两者历时演变夹杂临近或同谱系方言间相互接触的结果。本文选取相对同质性的漳州文献,规避语言接触因素,为其他闽南方言多功能词“共”与“合”的发展与演变提供相对纯粹的历时坐标,以期不同闽南方言共时与历时的更大规模比较。

## 5 结论

本文以多功能词“共”“合”为研究对象,聚焦17、19世纪漳州方言文献,辅以21世纪漳州方言的共时材料,将“共”“合”语法功能的历时演变置于相互间隔两百年的三个连续时间段进行比较。研究表明,17世纪“共”“合”都可以用作动词,也用作介词标记伴随与目标对象,用作连词表示并列。两者存在语法功能叠置。基于语言经济性原则,“共”“合”发生竞争演变,经历时发展,“共”与“合”的语法功能总量皆表现出递减趋势。在19世纪文献中,“共”在与“合”的竞争中失去原有的伴随介词和并列连词功能,但增加了处置介词用法。“合”经与“共”的竞争、演变,到了21世纪,“合”只用作伴随介词和并列连词。“共”虽失去并列连词用法,但作介词可标记目标、来源、受益对象,其在19世纪增加的处置介词功能也保留并发展为常用功能。“共”“合”在漳州方言中从17世纪的功能叠置走向21世纪的功能互补。“共”“合”语法叠置现象类同于音韵层次叠置现象,为历史层次分析作用于语法领域提供个案参考,将两者置于同质性较高的漳州方言文献做比较,亦可为其他闽南方言的同类现象提供对照坐标。

**Research funding:** 本文为澳门大学研究委员会立项项目“汉语方言多功能研究”(MYRG-GRG2023-00021-FAH)阶段性成果。(This paper is sponsored by Study of Multifunctional Words in Chinese Dialects in 2023 of University of Macau.) Fund No.: MYRG-GRG2023-00021-FAH.

## References (参考文献)

- Ang, Uijin (洪惟仁). 2014. 16、17世纪之间吕宋的漳州方言(Zhangzhou dialect in Luzon between the 16th and 17th centuries). 《历史地理》(*Historical Geography*) 2. 215–238.
- Cai, Guomei (蔡国妹). 2014. 闽语莆仙方言处置标记“合”的成因探析(A study of He(合) served as a disposing marker in Puxian dialect). 《汉语学报》(*Chinese Linguistics*) 2. 13–21.
- Chappell, Hilary (曹茜蕾). 2000. Dialect grammar in two early Modern Southern Min texts A comparative study of dative kít乞, comitative câng共 and diminutive guià仔. 《中国语言学报》(*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2. 247–302.
- Cheng, Ying & Feng-fu Tsao (郑索、冯逢甫). 1995. 闽南语“ka”用法之间的关系(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usage of “ka” in Minnan language). 《台湾闽南语论文集》(*A collection of essays on Taiwanese Minnan Language*). Taipei (台北): Crane Publishing Press (文鹤出版社).
- Chen, Weirong & Fuxiang Wu (陈伟蓉, 吴福祥). 2019. 闽南方言的多功能虚词“共”和“合”(The multifunctional function words ka(η) (共) and kap/kah (合) in Southern Min dialects). 《中国语文》(*Studies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3. 319–327+383.
- Chen, Zeping (陈泽平). 2006. 福州方言处置介词“共”的语法化路径(The grammaticalization path of the disposal preposition gong (共) in the Fuzhou dialect). 《中国语文》(*Studies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1. 233–236.
- Chappell, Hilary, Alain Peyraube & Yunji Wu. 2011. A comitative source for object markers in Sinitic languages: 跟 kai<sup>55</sup> in Wixiang and 共 kang<sup>7</sup> in Southern Min. *Journal of East Asian Linguist.* 291–338. <https://doi.org/10.1007/s10831-011-9078-z>.
- Douglas, Carstairs. 1899. *Chinese-English dictionary of the vernacular or spoken language of Amoy, with the principal variations of the Chang-chew and Chin-chew dialects*. London: Publishing Office of the Presbyterian Church of England.
- Dyer, Samuel. 1838. *A vocabulary of the Hok-kéen dialect as spoken in the county of Tshëang-tshew-to which is prefixed a treatise on the Hok-keën tones*. Printed at the Anglo-Chinese College Press.
- Jiang, Lansheng (江蓝生). 2012. 汉语连-介词的来源及其语法化的路径和类型(Sources, paths, and types of the grammaticalization of Chinese conjunction-prepositions). 《中国语文》(*Studies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4. 291–308+383.
- Kwok, Bit-chee (郭必之). 2018. 早期马尼拉闽南语的系属问题(The linguistic affiliation of early Manila Hokkien). 《语言研究集刊》(*Bulletin of Linguistic Studies*) 2. 380–393+660.
- Lee, Fabio Yuchung, Tsung-jen Chen, Regalado Trota José & José Luis Caño Ortigosa (eds.). 2018a. *Dictionario Hispanico Sincum*. Hsin-chu: National Tsing Hua University Press.
- Lee, Fabio Yuchung, Tsung-jen Chen, Regalado Trota José & José Luis Caño Ortigosa (eds.). 2018b. *Arte de la lengua Chio Chiu*. Hsin-chu: National Tsing Hua University Press.
- Lee, Fabio Yuchung, Tsung-jen Chen, Regalado Trota José, José Luis Caño Ortigosa & Wen-cheng Shih (eds.). 2020. *Philippine Chinese manuscripts in the Herzog August library*. Hsin-chu: National Tsing Hua University Press.
- Lee, Fabio Yuchung, Ricardo Cheng-yan Chang & Louis Ianchun Ng (李毓中, 张正彦, 吴昕泉). 2019. 《奥古斯特公爵图书馆菲律宾唐人手稿》研究初探(The preliminary study of the *Philippine Chinese manuscripts in The Herzog August library*). 《季风亚洲研究》(*Journal of Monsoon Asian Studies*) 8. 93–117.
- Li, Yanqian (李艳谦). 2019. 《中国语法：漳州话的语言艺术》研究(*The study on Arte de la lengua Chio Chiu*). Xiamen University Master's Thesis.
- Lien, Chinfa, Fabio Yuchung Lee & Ying Cheng (连金发, 李毓中, 郑索). 2020. 《佛郎机化人话簿》探索：从音韵和词汇入手 (Approaching the *Spaniard's Manuscript* from phonological and lexical vintage point). 《季风亚洲研究》(*Journal of Monsoon Asian Studies*) 10. 37–67.

- Lien, Chinfa (连金发). 2002. Grammatical function words 乞, 度, 共, 甲, 将 and 力 in Li4 Jing4 Ji4荔镜记 and their development in Southern Min. In Dah-an Ho (ed.), *Papers from the Thir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Sinology: Linguistic Section. Dialect Variations in Chinese*. Taipei: Institute of Linguistics, Preparatory Office, Academia Sinica. 179-216.
- Lien, Chinfa (连金发). 2015. The condition and change of 共 vis-à-vis 合 in Southern Min with a sidelight on intra-dialectal variation. *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1-33. <https://doi.org/10.1353/jcl.2015.0011>.
- Liu, Jian & Alain Peyraube. 1994. History of some coordinative constructions in Chinese. *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2. 179-201.
- Liu, Li-mei (刘莉美). 2020. 马尼拉闽南语文献《西班牙-华语辞典》与西班牙传教士高母羨 (A study on the Manila-Minnan Manuscript Dictionario Hispanico Sinicum and the writings of Spanish missionary Juan Cobo). 《汉学研究》(*Chinese Studies*) 2. 215-236.
- Loon, Pier van der (龙彼得) (ed.). 2003. 《明刊戏曲弦管选集》(*Anthology of Ming Opera strings and pipes*). Beijing (北京): China Theatre Press (中国戏剧出版社).
- Medhurst, Walter Henry. 1832. *A dictionary of the Hok-Kèèn dialect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Macau: Printed at the Honorable East India Company's Press.
- Wu, Fuxiang (吴福祥). 2003. 汉语伴随介词语法化的类型学研究——兼论SVO型语言中伴随介词的两种演化模式 (A typological study of grammaticalization of the comitative preposition in Chinese language). 《中国语文》(*Studies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1. 43-58+96.
- Yang, Mengmeng & Jianhua Hu (杨萌萌、胡建华). 2017. 何以并列? 跨语言视角下的汉语并列难题 (Strategies of coordination from a cross-linguistic perspective). 《外语教学与研究》(*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bimonthly)*) 5. 719-731+800.
- Yang, Xiufang (杨秀芳). 1991. 《台湾闽南语语法稿》(*Taiwan Minnan grammar script*). Taipei (台北): Dah-an Press (大安出版社).
- Zhou, Zhenhe (周振鹤). 2017. 略论晚明福建泉漳地区对吕宋的移民 (A Brief Discussion of Migration to Luzon from Quanzhou-Zhangzhou Area of Fujian in the Late Ming Dynasty). In Qingxin Li (李庆新) (ed.), 《东亚海域交流与南中国海洋开发》(*East Asian seas exchange and south China sea development*). Beijing (北京): China Science Publishing & Media Ltd. (科学出版社).
- Zhuang, Chusheng (庄初升). 1998. 闽语平和方言的介词 (Prepositions in the Pinghe Min dialect). 《韶关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Journal of Shaoguan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 4. 61-70.